

唐代日本留學僧常曉的師承與參學道場 ——兼論空海門人與西明寺^{*}

湛 如

北京大學

摘 要：日僧歸國後，對曾經學習過的寺院或師長是否掛念在心？本文以此為切入點，選擇第十八次遣唐使中空海門人為對象，梳理日僧與西明寺及寺僧的關係。其中常曉雖非空海直傳弟子，但在中國又與空海同學之弟子學習。宗睿和真如更是追隨其師空海腳步，到西明寺參學。以上種種說明此次求法過程，雖然目的是天台與密宗的法門，但是空海學習和居住過的西明寺仍對日僧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，中日兩國的佛教交往不僅是國家性質的，更是師徒之間法脈相承，後人不斷的接續前緣。

關鍵詞：空海、常曉、宗睿

^{*}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“唐代長安佛教與絲綢之路”（項目編號：15AZJ003）階段性成果。

一、引言

有唐一代，西明寺為日本眾高僧求法之處，如日僧永忠、空海、圓載、圓珍等曾在西明寺駐錫。現有研究中，多專注眾僧歸日後之影響，無暇關注眾僧歸日後與中國之聯繫。該問題有二理由值得深究：首先是其在留學期間，與眾僧俗往來，情誼深厚，心懷掛念，托人問訊，成中日交往之佳話；其次是其歸國後，若在修法上有所困惑，必求教於師長，表中日法脈相承。中日兩國隔海相望交通不便，唯憑船隻，除國家之外，民間交流寡少。實慧在承和四年（837）上書，以密宗初傳日本，疑惑無人可解為由，請求派圓覺寺僧圓行入唐求法解惑。此是第十八次遣唐使之起因。圓行入唐之後，於開成四年（839）正月二十三日到達青龍寺，禮拜惠果和尚塔。關於圓行等人的此次行程，日本學者佐藤長門在《遣唐使和入唐僧的研究》一書中已經有詳細考察，對於這封書信，佐藤長門認為從內容的差異判斷，《青龍寺還狀》中所說的書信可能不是現存的《圓行奉書》。¹ 武內孝善在《空海傳的研究》一書中，也對這份材料進行分析，參考圓仁等人資料，認為圓行參拜青龍寺的時間是十二日。² 此外，大柴清圓的《圓行入唐求法行跡考》也論及此事，並推測現藏於金剛峰寺的三鑽杵，即是圓鏡所贈的惠果三鑽杵。³ 佐伯有清在《高丘親王入唐記》一書中，對高丘親王在唐的行跡做了考察，涉及高丘親王在西明寺居住和學習的情況。⁴ 這些學者們對這次行程的研究為本文提供了堅實的基礎，

¹ 佐藤長門《入唐僧円行にかんする基礎的考察》，收入氏著《遣唐使と入唐僧の研究》，東京：高志書院，2015年，第259-289頁。

² 武藤內孝《空海伝の研究》，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2015年，第108-110頁。

³ 大柴清圓《圓行入唐求法行跡考》，《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論文集》，2015年。

⁴ 佐伯有清《高丘親王入唐記》，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2002年，第192-194頁。

使得本文能在以空海圓寂後，入唐求法眾僧作為對象，進一步探討西明寺與日本佛教的多次往來。

二、空海門人與西明寺

空海居西明寺，得青龍寺惠果之密宗傳承，歸國後於承和二年（835）圓寂，其門人弟子眾多。稻穀佑宣於《空海之弟子》一文中有所整理⁵，此中不復贅述。第十八次遣唐的留學僧，木宮泰彥《日華文化交流史》一書中已經整理完備，列舉如下：圓行、常曉、戒明、義澄、真濟、真然、圓仁、惟正、惟曉、圓載、仁好、順昌、仁濟、圓覺。除此之外還有慧運也在此時入唐⁶。第十九次遣唐使入唐之前，日本高丘親王在咸通三年（862）入唐，隨行的僧侶有賢真、忠全、宗叡、安展、禪念、惠池、善寂、原懿、猷繼⁷。現以《元亨釋書》錄文分別考察眾人與空海的師承關係。

真言宗僧人有圓行、常曉、戒明、義澄、真濟、真然、高丘親王等人。就中圓行為果鄰之徒⁸，果鄰為空海弟子，故圓行為空海嫡系。前文提及，圓行由實慧推薦成為入唐求法僧人。實慧是空海的得意門生，空海將東寺交與他管理，足見對其厚望⁹。同書中也有常

⁵ 稻谷祐宣《空海の弟子たち》，《印度學仏教學研究》，1970年總第19.1期，第296-301頁。

⁶ 《訓讀元亨釈書》卷十六，東京：耕文社，2011年，第354頁：“釋慧運，洛城人，東寺實慧之徒也。承和五年，共圓仁師同舟入唐，十四年歸。”

⁷ 木宮泰彥《日華文化交流史》，東京：富山房，1977年，第80頁，第152頁。

⁸ 《訓讀元亨釈書》（前掲）卷十六，第354頁：“釋圓行，果鄰法師之徒也。入唐從青龍寺義真和尚受兩部密教。”

⁹ 《訓讀元亨釈書》（前掲）卷三，第54頁：“後從弘法大師稟兩部密法。法稱告曰：‘我法之興汝之力也。’付以東寺。”

曉傳，為豐安之徒¹⁰，豐安為招提寺如寶之徒。如寶是隨鑒真東渡的律師，鑒真入滅後囑託他管理招提寺。¹¹常曉入唐後，從棲靈寺文琛學習密法。文琛是惠應的再傳弟子。¹²真濟、真然二人是空海弟子，乘船入唐至於半路，船毀漂流海上，後回國。¹³高丘親王，據佐伯有清考察，為空海弟子，在東大寺出家。¹⁴其隨從中，宗睿曾從實慧學習密法。¹⁵其餘諸人中，圓仁是最澄弟子，惟正、惟曉是圓仁的弟子。圓載也是最澄弟子¹⁶，仁好、順昌、仁濟為圓載弟子。¹⁷

本次入唐的僧人中，以最澄和空海一系門人居多。目的皆為到唐求法解惑。下文將一一分析與真言宗有關五人之行跡。圓行與常曉二人在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中有所提及，其中關於圓行部分如下：

承和五年十月二日（即唐開成三年，838），在揚州開元寺登錄時出現圓行名字¹⁸，此時留學僧隨遣唐使一起進入中國，僧人在揚

¹⁰ 《訓詁元亨釈書》（前掲）卷三，第65頁：“釋常曉，山州小粟棲路傍棄子也。稍長，師事元興寺豐安。”

¹¹ 《訓詁元亨釈書》（前掲）卷十三，第288頁：“釋豐安，參州人。招提寺如寶之徒也。”

¹² 《常曉和尚請來目錄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2163號，第55冊，第1068頁下欄第15-16行：“文琛和尚則不空三藏弟子，兼惠應阿闍梨付法人也。”

¹³ 《訓詁元亨釈書》（前掲）卷三，第57頁：“釋真濟……承和初奉勅入唐。洋中舶破，濟駕片木隨浪蕩漾者二十三日，如濟者三十餘人皆盡餓死，只濟及真然二人得活。南島人遙望海上每夜有光，怪而尋之得濟然焉。島民哀恤，得返本朝。”

¹⁴ 佐伯有清《高丘親王入唐記》（前掲），第33-43頁。

¹⁵ 《訓詁元亨釈書》（前掲）卷三，第65頁：“釋宗睿，姓池氏，平安城人。年十四出家，從載鎮法師學經論。天長八年受具足戒，乃肆相宗廣崗寺義演，聞台教睿山義真，並受菩薩戒。又於園城寺受兩部密法於智證大師，更趨東寺稟實慧金剛界。”

¹⁶ 《訓詁元亨釈書》（前掲）卷三，第58頁：“傍人告曰，汝知之乎睿山大師也，寤告于智，智將仁登睿嶽與傳教，教悅納焉。”

¹⁷ 木宮泰彥《日華文化交流史》（前掲），第80頁。

¹⁸ 圓仁撰、顧承甫點校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卷一，第15頁：“別請基生伴須賀雄，真言請教圓行等，並雜職已下卅五人。官船五艘。”

州境內滯留，申請前往長安。圓行作為真言宗的請益僧出現在圓仁的記載中。開成四年（839）二月二十五日圓仁與圓行有所討論¹⁹，在此時，圓行已經取得前往長安的資格，令中讓他住長安青龍寺，跟隨義真學習十五天，而且只能學胎藏界法，不能學金剛界法。開成四年（839）四月廿日²⁰，圓行入住青龍寺，只能住二十日，他雇傭了二十人抄寫密宗文書。開成五年（840）十月十三日²¹，圓行在義真處學習胎藏界法門。

常曉，開成三年（838）十二月三日中說他是三論留學僧，在棲靈寺文琛（此人資料中有多名，為行文方便，統一做文琛，下文另做說明）處學習真言宗法門。²² 根據其撰寫的上表，他未能前往長安學習，而是揚州附近的郡縣學習密法，所參訪的有棲靈寺文琛和華林寺元照。²³

宗睿入唐後，參訪過汴州玄慶，青龍寺法全，慈恩寺造玄，興善寺智慧輪，洛陽聖善寺善無畏門人處。²⁴ 又在天台山學習教觀，

¹⁹ 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（前揭）卷一，第33頁：“廿五日相見真言請教圓行法師，語云：‘大使在京，再三上奏，請教令住寺里，勅又不許，後復上奏，僅蒙勅許令住青龍寺，於義真座主所十五日取胎藏法，供百僧，不受金剛界法’。”

²⁰ 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（前揭）卷一，第33頁：“真言請教圓行法師，入青龍寺，但得廿日雇廿書手，寫文疏等。”

²¹ 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（前揭）卷三，第144頁：“十月十三日，差惟正共懷慶閻梨，遣青龍寺，令見知法人。於東塔院。有義真和尚，解胎藏，日本國行閻梨於此學法。更有法潤和尚，解金剛界，年七十三，風疾老耄。”

²² 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（前揭）卷一，第24頁：“近者聞道三論留學僧常曉住彼寺，於琛法師房受真言法，擬畫兩部曼荼羅。”

²³ 《常曉和尚請來目錄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2163號，第55冊，第1068頁下欄第13-20行：“幸遇棲靈寺灌頂阿闍梨，法號文璨和尚，並華林寺三教講論大德元照座主。其文璨和尚則不空三藏弟子，兼惠應阿闍梨付法人也。妙鈞經律，深通密藏，法之棟梁，國之所歸，同年臘月，請節度使處分，配住棲靈寺。文璨和尚以為師主，始學法儀，兼往花林寺，元照座主邊問本宗義。並得文書也。”

²⁴ 《訓誥元亨釈書》（前揭）卷三，第65頁：“謁汴州玄慶得金剛灌頂，青

最後由明州返回日本。

真如親王行跡已有專著，其行程是由明州經洛陽入長安，在西明寺小住，再轉向廣州前往印度。

慧運的相關記載極少，在同行眾僧的資料中僅出現兩次²⁵，《入唐五家傳考》中有其傳記，但對其在唐的行程沒有描述。²⁶

眾僧在中國參訪的寺院大致如下：遣唐使在揚州上岸後，一路在官寺開元寺中食宿，到長安後主要活動範圍為青龍寺、慈恩寺、興善寺、西明寺。曾前往洛陽、天台山、五台山等地。與義真、法全、造玄、文琛、元照、智慧輪、玄慶、善無畏門人等有所交往。

三、常曉求法寺院小考

在這些寺院與人物中，傳授常曉法義的文琛與元照二人值得關注。其他在長安寺院的人物資料眾多，多有人查證其來歷，唯此二人及所住寺院，因史料缺乏，尚未有人進行深入研究，乃至有人疑常曉偽造師承。入唐求法之僧，因國法所限，不得自由行動，所以其所參訪的棲靈寺與華林寺，必離揚州不太遠，甚至就在揚州境內。對於常曉的行跡，《入唐五家傳》記載如下：常曉在開成三年（838）八月到達揚州，住大都督府，同年十二月移往棲霞寺大悲院，隨文

龍寺法全胎藏灌頂，全便付金剛杵及儀軌，又隨慈恩寺造玄，興善寺智慧輪等阿闍梨研究秘密，又到洛陽聖善寺，善無畏三藏之舊院也。”

²⁵ 《尊勝佛頂修瑜伽法軌儀》卷二，《大正藏》第973號，第19冊，第383頁中欄第23-24行：“尊勝佛頂修瑜伽法軌儀二卷，無畏三藏譯，慈覺圓行慧運之請來也。”《大日如來劍印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864A號，第18冊，第203頁上欄第16-23行：“右大日劍印廣本者，大師歸朝之日，慧果和尚授之。……茲覺、慧運、宗睿三師錄所載。”

²⁶ 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（東京：名著普及會，1984年），第116冊，第513頁。

琛學習密法，第二年回國。²⁷棲霞寺僅見於《入唐五家傳》，其他文獻皆做棲靈寺，疑“霞”為“靈”之誤寫。《江南通志》卷四十六內記載，在揚州府西北五里有大明寺，舊名棲靈寺²⁸，《揚州畫舫錄》中載有對此寺的一些考證，說寺名見於唐劉禹錫諸人之詩，贊寧的《宋高僧傳》中也有關於此事之記載。²⁹考證此書所說諸事，劉禹錫等人之詩，在《全唐詩》中有所記載，劉禹錫曾經兩次棲靈寺塔留下詩作，高適也曾經登塔作詩³⁰，《文苑英華》卷二二三收錄唐代蔣渙之詩《登棲靈寺塔》³¹。但在《宋高僧傳》則與《揚州畫舫錄》之記錄有所出入，其所載之寺為“西靈寺”，《劉隨州集》中收劉禹錫同一詩時，寫作“西靈寺”。古文中常見“西”和“棲”通用，由此而言，西靈寺即棲靈寺。《甘泉縣誌》注釋此寺是隋仁壽年間建立，在唐會昌年間遭遇火災，直到景德年間再度重建。³²結合《宋高僧傳·懷信傳》，棲靈寺在會昌三年因火災被焚毀，即常曉回國後僅四年時間，棲靈寺便成廢墟。對其所處的另一寺院華林寺，《甘泉縣誌》中略有記載，言靈坦禪師曾居此寺。³³《全唐文》中收有此文，為寶歷元年（825）

²⁷ 《入唐五家傳》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，第116冊，1984年，第159頁。

²⁸ 《江南通志》卷四十六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第508冊，第444頁。

²⁹ 《宋高僧傳》卷十九，《唐揚州西靈塔寺懷信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，第50冊，第833頁上欄第8行至中欄第2行。

³⁰ 《全唐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）卷一四九，劉禹錫《登揚州棲靈寺塔》，第1543頁；卷二一二，高適《登廣陵棲靈寺塔》，第2204頁；卷三六五，劉禹錫《同樂天登棲靈寺塔》，第4121頁。

³¹ 《文苑英華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卷二二三，《登棲靈寺塔》，第1177頁。

³² 《甘泉縣誌》，《中國地方誌集成·江蘇府縣誌輯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第398頁。

³³ 《甘泉縣誌》（前揭），第412頁。

所作，提及靈坦禪師傳法弟子為西明寺全證。³⁴

文琛此人，名字在傳抄過程中出現了差誤，現在可查到的有圓仁《入唐求法巡禮記》中為文琛，《常曉和尚請來目錄》中為文璨³⁵，《中國佛教》中為文際，《太元宗堪文》中為文璨³⁶，《入唐五家傳》小字夾注中為文臻。³⁷其真實名字因資料缺乏不可查證。常曉說其是惠應的傳法弟子，惠應是惠果弟子，與空海是同學，此為事實，在《兩部大法相承師資付法記》中有所記載。³⁸

但因文琛只出現於日僧的日記中，中土並無其他資料，所以圓珍曾經《上智慧輪三藏決疑表》中敘述向智慧輪詢問文琛傳承的真實性。³⁹據此，有學者認為是常曉偽造師承，以期在國內獲得更高的地位。⁴⁰事實未必如此，當時日中交流頻繁，若是偽造師承，極有可能被拆穿，損害其名聲。因此本文對現存的一些常曉文獻進行閱讀，發現其在師承記載上，除了常曉自述的文章外，還有兩篇記錄值得重視：即寵壽的《太元帥法緣起奏》及寂明的《太元宗堪文》。寵壽是常曉弟子，寂明是常曉一系的傳承者。二人的文稿對常曉獲得密法的傳承有一個相對清晰的記載：常曉到達揚州後，不能進京，

³⁴ 《全唐文》（北京“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卷七三一，賈餗《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並序》，第7546頁。

³⁵ 高觀如《中日佛教關係》，收入《中國佛教》（北京：知識出版社，1980年）第一輯，第185-200頁。

³⁶ 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（前掲），第116冊，第441-471頁。

³⁷ 《入唐五家傳》，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（前掲），第116冊，第159頁。

³⁸ 《兩部大法相承師資付法記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2081號，第51冊，第784頁上欄第27行至中欄第3行：“則有大興善寺傳灌頂教同學惠應阿闍梨、惠則、成都府惟尚、汴淋辨弘、新羅國僧惠日、日本國僧空海、青龍寺義滿、義明、義操、義照、義愍、義政、義一。”

³⁹ 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（前掲），第113冊，第299頁。

⁴⁰ 周海軍《試述9世紀中葉日本真言宗僧人如唐巡禮的路線與求法內容——以〈入唐五家傳〉為例》，2016年“漢傳佛教祖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”論文。

被安置在廣陵館，先遇見了靈仙三藏的弟子，將大元帥密法的法具贈送與常曉，但常曉未通其法，後遇文琛阿闍梨，教導其大元帥密法。在《太元帥法緣起奏》中曾提及該密法“唐朝尊重密修禁園，都內造立修法院，定制十供奉傳法其中，不出境外”⁴¹，常曉也自稱此法“都內不傳於十供奉以外，諸州無出於節度使宅”⁴²，此法為國之密法，只有少數人能修習。現存日本的《阿吒薄俱元帥大將上佛陀羅尼經修行儀軌》是貞享四年(1687)淨嚴校勘，文題下標“善無畏內道場秘譯”。⁴³該儀軌只存於日本，中國未見流傳。但是與阿吒婆元帥法門相關的經典密法眾多，在圓仁的《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》與宗叡的《入唐新求聖教目錄》都有該法門的記載⁴⁴，在其之前的空海的《御請來目錄》中也有“《金剛部元帥大將阿吒婆俱經》三卷”之記錄⁴⁵，《開元釋教錄》中有《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》一卷，放在失譯的附梁錄中⁴⁶，《貞元新定釋教錄》也記有該經。⁴⁷以此而言，阿吒婆法門早就存在，由常曉將其弘揚開。

⁴¹ 《大日本佛教全書》(前掲)，第116冊，第445頁。

⁴² 《常曉和尚請來目錄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2063號，第55冊，第1068頁下欄第26-27行：“都內不傳於十供奉以外，諸州無出於節度使宅。”

⁴³ 《阿吒薄俱元帥大將上佛陀羅尼經修行儀軌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1239號，第21冊，第187頁中欄第18行：“唐大善無畏內道場秘譯。”

⁴⁴ 《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2165號，第55冊，第1074頁中欄第19-20行：“《太元阿吒薄句無邊甘露降伏一切鬼神真言》一卷。”《入唐新求聖教目錄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2167號，第55冊，第1083頁上欄第14-15行：“《鬼神大將元帥阿吒薄拘上佛陀羅尼出普集經》一卷。”

⁴⁵ 《御請來目錄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2161號，第55冊，第1063頁中欄第6行：“《金剛部元帥大將阿吒婆俱經》三卷。”

⁴⁶ 《開元釋教錄》卷十二，《大正藏》第2154號，第55冊，第603頁中欄第21行：“《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》一卷。”

⁴⁷ 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卷二十二，《大正藏》第2157號，第55冊，第936頁上欄第11-12行：“《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》一卷，失譯拾遺編入，今附晉錄。”

常曉的記錄中，應是在廣陵館遇見靈仙三藏弟子而最初接觸到該法門。靈仙入唐多年，曾參與過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》的翻譯，此經曾經秘藏於宮廷之中。⁴⁸堀池春峰的研究認為靈仙三藏由此翻譯之契機，成為唐朝內供奉，因此不能回國。⁴⁹靈仙弟子也曾將大量的佛舍利及佛具交與圓行令其帶回日本，此事與將密法交與常曉相呼應，靈仙弟子與此次的留學僧交往頗多。⁵⁰

太元帥法若如常曉記錄所說，不是民間祈福所用，而是用於國家祈福，則揚州官方應會有祈福之記錄⁵¹，經查《全遼文》卷十一中載有張玄徵夫人廣陵郡高氏，在保大元年（1121）以《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》祈福的記錄，表明揚州確實有過供奉阿吒婆鬼神大將法，且張玄徵為彰信軍節度使，與常曉所述“無出於節度使宅”相符合，因此常曉在揚州學到此法門的可能性很大。

棲靈寺在會昌三年焚毀，此或是文琛默默無聞之因由。但揚州地區確實流行過阿吒婆鬼神大將法，常曉在揚州師承文琛學得密法的可能性極大。

四、眾僧與西明寺

五位僧人中常曉未出揚州，圓行多活動於青龍寺，慧運行跡不明。唯一有明確記載前往西明寺的只有高丘親王和宗睿。眾人取回日本

⁴⁸ 《全唐文》（前揭），卷六十三，唐憲宗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》，第 679 頁。

⁴⁹ 堀池春峰《興福寺靈仙三藏と常曉》，《歷史評論》，1959 年，第 5 期，第 44 頁。

⁵⁰ 《靈岩寺和尚請來法門道具等目錄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 2164 號，第 55 冊，第 1073 頁中欄第 12-16 行：“二千七百餘粒靈仙大德弟子付授……梵夾二具（一具中天竺三藏難陀付授一具靈仙大德弟子付授）。”

⁵¹ 陳述（輯校）《全遼文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 年）卷十一，第 337 頁。

的物品中，與西明寺有關的列茲如下：

大唐西明寺故大德道宣律師贊一卷⁵²

父母恩重經疏一卷（西明寺沙門體清述）⁵³

帝王年代錄一卷（西明寺玄暢記）⁵⁴

都利聿斯經一部五卷

七曜禳災決一卷

七曜二十八宿歷一卷

七曜歷日一卷

六壬名例立成歌一部二卷

明鏡連珠一部十卷

秘錄藥方一部六卷（兩策子）

削繁加要書儀一卷（元和年中者）

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

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⁵⁵

上述的文獻中，只有兩部與佛教有直接關係，其餘眾多書籍都是雜書。此時的西明寺，雖藏書眾多，但是學風隱隱以律學為主。有記錄可查的西明寺眾僧中，玄暢仰慕西明律風，在西明寺惠正

⁵² 《入唐新求聖教目錄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2167號，第55冊，第1087頁上欄第9行：“《大唐西明寺故大德道宣律師贊》一卷。”

⁵³ 《入唐新求聖教目錄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2167號，第55冊，第1083頁中欄第22行：“《父母恩重經疏》一卷（西明寺沙門體清述）。”

⁵⁴ 《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2170號，第55冊，第1095頁中欄第24行：“《帝王年代錄》一卷（西明寺玄暢記）。”

⁵⁵ 《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2174A號，第55冊，第1111頁下欄第1-4行：“右雜書等，雖非法門世者所要也，大唐咸通六年從六月迄於十月。於長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學僧圓載法師院求寫雜法門等，目錄具如右也。”

律師坐下學習戒律，宣宗復興佛法之時，被賜紫袈裟⁵⁶。大中七年（858），玄暢之徒慧則在西明寺出家學律。咸通三年（862），唐懿宗在西明寺設立戒壇度僧，僧無跡在此時得度，又成一位弘揚律學之人。⁵⁷此次眾人求法目的為密宗與天台宗的傳承，日本的戒律隨著鑒真東渡，已經逐漸完善，無需太多的戒律著作，因此與這次求法中，雖然大量的留學僧與西明寺有所關聯，但關於西明寺的直接記錄較少。

儘管如此，眾人還是與西明寺發生了千絲萬縷的關係，宗睿自述曾在西明寺留學僧圓載法師院中四個月進行抄書。圓載在西明寺的時間更長，宗睿記載圓載咸通六年（865）已經在西明寺居住，到咸通十一年（870），圓載歸國前，《大宋僧史略》中說其還在西明寺⁵⁸，因此圓載至少在西明寺六年。因資料較少，無法得知其在西明寺的具體活動情況。

五、小結

空海圓寂後，日本密宗眾多傳人無處解疑，在實慧的推動下，空海門人入唐求法，抵達揚州後，因官方限制，常曉未能進入長安，在揚州學習太元帥密法。其學習場所之一的棲靈寺在其回國後不久就焚毀，另一所華林寺雖默默無聞，但其開寺之祖靈坦禪師的弟子卻在西明寺修習。入京的空海門人中，高丘親王與宗睿曾在西明寺

⁵⁶ 《宋高僧傳》卷十七，《唐京兆福壽寺玄暢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，第50冊，第818頁上欄第20行至中欄第19行。

⁵⁷ 《宋高僧傳》卷三十，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，第50冊，第898頁上欄第8-9行：“咸通三年用賓於京室，得戒度於西明寺矣。”

⁵⁸ 《大宋僧史略》卷三，見《大正藏》第2126號，第54冊，第249頁上欄第13-16行：“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，兩街僧道赴內，於麟德殿講論，可乎賜紫，又日本國僧圓載住西明寺，辭回本國，賜紫遣還。”

居住過。天台宗的圓載雖非空海門人，卻在西明寺居住長達六年。這些情形表明雖然這次求法以密法、天台為主，但是西明寺在日僧心目中的地位並依然崇高，是入唐時參訪的聖地之一。西明藏的影響一直持續到會昌年間，日僧還從西明寺抄走大量雜書。西明寺對日本佛教深厚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。

參考文獻

原始文獻

- 《入唐五家伝》，收入《大日本仏教全書》第116冊，東京：名著普及會，1984年。
- 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四卷，圓仁（793-864）撰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。
- 《入唐新求聖教目錄》一卷，圓仁（793-864）撰，見《大正藏》第2167號，第55冊。
- 《大日如來劍印》一卷，譯者不明，見《大正藏》第864A號，第18冊。
- 《大宋僧史略》十五卷，贊寧（919-1001）著，見《大正藏》第2126號，第54冊。
- 《文苑英華》一千卷，李昉（925-996）等編定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。
- 《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》一卷，圓仁（793-864）撰，見《大正藏》第2165號，第55冊。
- 《甘泉縣誌》，陳浩恩（活躍於清代）等編；收入《中國地方誌集成·江蘇府縣誌輯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《全唐文》一千卷，董誥（1740-1818）等編定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

1982年。

《全唐詩》九百卷，彭定求（1645–1719）等編定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。

《江南通志》七十六卷，趙弘恩、黃之雋等編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507–512冊。

《宋高僧傳》三十卷，贊寧（919–1001）著，見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，第50冊。

《兩部大法相承師資付法記》二卷，海雲（活躍於9世紀）著，見《大正藏》第2081號，第51冊。

《阿吒薄俱元帥大將上佛陀羅尼經修行儀軌》三卷，善無畏（637–735）譯，見《大正藏》第1239號，第21冊。

《貞元新定釋教錄》三十卷，圓照（727–809）著，見《大正藏》第2157號，第55冊。

《訓讀元亨積書》二卷，虎閔師鍊（1278–1346）原著，藤田琢司編著，東京：光文社，2011年。

《常曉和尚請來目錄》一卷，常曉（？–865）撰，見《大正藏》第2163號，第55冊。

《御請來目錄》一卷，空海（774–835）撰，見《大正藏》第2161號，第55冊。

《尊勝佛頂修瑜伽法軌儀》二卷，善無畏（637–735）著，見《大正藏》第9731號，第19冊。

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一千五百冊卷，臺台北：臺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–1986年。

《開元釋教錄》二十卷，智昇（活躍於700–740）著，見《大正藏》第2541號，第55冊。

《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》一卷，宗叡（808–884）撰，見《大正藏》第 2174A 號，第 55 冊。

《福州溫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》一卷，圓珍（814–891）撰，見《大正藏》第 2170 號，第 55 冊。

《靈岩寺和尚請來法門道具等目錄》一卷，圓行（799–852）撰，見《大正藏》第 2164 號，第 55 冊。

東亞語研究

大柴清圓《圓行入唐求法行跡考》，收入中國佛教協會編《第四屆世界佛教論壇論文集》，2015 年。

木宮泰彥《日華文化交流史》，東京：富山房：1977 年。

佐伯有清《高丘親王入唐記》，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2002 年。

佐藤長門《入唐僧円行にかんする基礎的考察》，收入氏著《遣唐使と入唐僧の研究》，東京：高志書院，2015 年，第 259–289 頁。

周海軍《試述 9 世紀中葉日本真言宗僧人如唐巡禮的路線與求法內容——以〈入唐五家傳〉》，2016 年“漢傳佛教祖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”論文，西安，2016 年 11 月 18–19 日。

武內孝善《空海伝の研究》，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2015 年。

高觀如《中日佛教關係》，收入《中國佛教》，（北京：知識出版社，1980 年），第 185–200 頁。

堀池春峰《興福寺靈仙三藏と常曉》，《歷史評論》1959 年，第 5 期，第 38–48 頁。

陳述（輯校）《全遼文》十三卷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 年。

稻谷祐宣《空海の弟子たち》，《印度學仏教學研究》1970 年，總 19.1 期，第 296–301 頁。